

杜氏通典

第二函
第八冊

距胡今安東府地匈奴之先夏氏之後殷代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隣敵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

城渡河以陰山為塞陰山今安北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曰正北匈奴取以橐駝白玉為獻當時微也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

渡河南復其故地今洛交安化郡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郡東南帝

因憂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今平涼郡蕭關縣燒回中宮今扶風郡界於是置細柳棘

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絀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

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開河西置酒泉等郡今以隔絕无胡遂通西域宣帝時

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

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今媯川郡以西至燉煌今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

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莽奴單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

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

于款塞願永為藩蔽并禦北狄入居雲中今榆林郡後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臧宮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

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寶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

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太原西河郡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

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朋又置校

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先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

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之比能自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

稱大號跨有中州為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卽有種落後魏太武神麤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
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
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被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猶古之單于也
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略分為二國大邏便之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
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
於雁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凌中夏大唐武德中寇原州今平涼郡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
李靖滅其國靈州武今靈武郡總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為
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為
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定今博陵郡趙今趙郡大殺掠而去自
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略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為大患者則不暇錄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
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今柳城郡自稱為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麋谷仁節死焉賊奴冀
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尙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白率兵
二十萬拒之萬榮為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上

匈奴先祖夏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
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

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爲怯雖趙兵亦以

爲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軍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穀者十萬反穀也音工互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

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胡也襜褕處廉反襜魯甘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衆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

以充之有罪謫合徒者今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今九原郡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繕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臨洮在和政郡和政縣卽長城之所起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徙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

與中國界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平涼郡之地後爲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

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疑今朔方新秦等郡之地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

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膚施今延安郡膚施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

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尙久遠也其世傳不可得而次

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按後漢秦南單于之

姓盧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鞮力全反鞮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大庚反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

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谷音鹿盧分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

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

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

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其下並同接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洛交延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

雲中今雲中單于安邊郡之北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

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裨顯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姓且子餘反今沮渠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

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蹕者繞也言繞林木

尙豐柳枝葉前馳繞三周乃止此其刑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軋軋者謂輓轆其骨節大者

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左爲尊日上戊

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晉張華曰匈奴名塚曰豆蓬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

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國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讀趨

曰趨趨善爲誘兵以包敵包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羣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

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今馬邑郡地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

下今太原府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今雲中步兵未

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闕氏冒頓遂引兵去漢

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羣

母以力爲威末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

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立爲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使

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

善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

新破少人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趙燕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

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來往侵盜代

地今安邊及馬邑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孝惠高后時冒

頓寢驕也適為書使使遣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

奴中問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

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噉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也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

譴也譴欺誑也音曼又音莫干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謝

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之事而寇

盜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

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宗人翁主妻老上單于為閼氏冒頓子名稽粥也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也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中姓

行名說行音胡期反說讀為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

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

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味棄以視不如渾酪之便美也渾乳汁也音直用反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

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候利處害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彭原縣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縣甘泉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

侯張相如爲大將軍等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

掠人民畜產甚衆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親事帝苦匈奴爲患數聞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

爲郎中署長爲郎署中最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

而推轂曰蘭以內寡人制之蘭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澹都西抑強秦南支漢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匈奴遠避不

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尙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

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

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

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時賈誼論邊事曰天

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

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但倒懸而已也古之

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跡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

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辟如伏虎見便必動特何時已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餘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乃敢歲言侵盜慮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

能爲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令中國日理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人制之令

其置郡然後罷戍

庚音

千家而爲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

雲中今單于府榆林郡之地

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

下安得食而饋之西臨重困則難爲功矣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

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

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

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毆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

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

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

丈五之溝漸車之水

漸浸也漸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

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各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

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

短兵鐵戟

市選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

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守同甲不堅

密與祖楊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

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

也以變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

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

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

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騶發驕謂失之矢道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筈以木皮爲木薦以木板爲弗能支也下

馬地鬪劍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爲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

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

以強爲弱在倂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繁衣勁

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

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衡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

胡越者非所以衛邊塞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

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耐下

楊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償音也秦

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贅音古又後以大父母

父母常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

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

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等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猛火烈

取以喻耳故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

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敵今使胡人數處轉牧

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

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

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

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蘭石雷石可投人也渠荅鐵鑿也雷力內反復爲一

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調開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度千家以上也調音徒弔反爲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徙復作令居之募有罪人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

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

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謂其等級同於列卿

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

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

言胡人入為寇難掠漢人及畜產而他人縣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

官為贖

胡得漢人官為贖備償贖之耳

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欲全親戚而利其

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

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

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

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時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遠者于塞及

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

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

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人不

足為強自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以為不如和親於是上明和親約束厚過關市饒

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雁門馬邑豪叢翁壹

馬邑今郡朔州也姓叢名壹翁老人之稱也

間闌出物

謂之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交市也

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

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

為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為擊之便韓安國又曰不然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

非威不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悍勇也亟急也

至如炎威

必通反

去如收電屠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王恢曰

不然昔秦繆公都雍

今扶風郡縣

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

爲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

今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地

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

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未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

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理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驩城常坐而役敵國此

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

音縱

行則迫力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

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

言以軍遺敵人也

意者有他言巧可以上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恢曰今臣

言擊之者固非強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

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乘間

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

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今在馬邑郡界

是時渾伏

兵三十餘萬匿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

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遛行遲也軍法逗遛畏懦者腰斬逗音逗撓女巧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

可勝數後數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

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斗辟西近胡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有

追陽地縣曰德在

今屬川郡國或縣北

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軍臣弟

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

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有地故其夏

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屬延今張掖郡界攻祁連山今交河郡界一名天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音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元帝時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降

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今武威之西諸郡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

以實之今新秦郡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今北平郡定襄今馬邑郡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年春漢

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非公家之限糧重不與焉負載糧食者重直用反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

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

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

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寶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因以名城置徙千反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

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

以西至今居今音零下同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言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

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見既而使郭吉諷告烏

維單于伊憐耶之子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

漢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

不肯為寇於漢邊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滅貊朝鮮以為郡漢與磯同真番臨屯樂風芝而西置

酒泉郡

今郡

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參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

雷爲塞

眩雷地名在烏孫北眩音縣雷音雷

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謂古欲多得漢財物

給王烏曰

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徒給許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於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

王烏

特但

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混士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

萬人主父偃

臨留今北海郡縣

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且

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

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

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

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關地千里以河爲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

河終不能踰河而北

按史記蒙恬傳云渡河據陰山而偃云不能踰河而北未詳何爲不同

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

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萊黃腫

古文東萊腫音瑞今文登郡文登縣

瑯琊今郡貢海之郡今金城郡轉輸北河朔方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

而得

百九十三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幃幕百姓靡敝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高

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

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

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數百里達者千里築城

障所謂光塞祿也列亭至盧胸

盧胸山名光祿塞今新秦郡銀城縣之北

至且鞮侯單于且子餘反鞮丁今反烏維之弟兒單于之叔漢旣誅大宛威振外

國軍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且鞮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

行也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道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漢使騎都尉李陵將部兵五千

出居延北千餘里今張掖郡境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

女妻之狐鹿姑單于且臨侯之子立六年侵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

五原貳師遺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匈奴奔走莫

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坐江充誣陷衛太子相連開之憂懼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

之尊寵在衛律上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得出兵二歲而武帝崩漢兵自深入窮追二十

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孕重墮妊者也墮落也殯敗也罷謂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及昭帝即位霍

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鬪尚德義崇禮讓以懷遠無示奢侈安人而

已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奮病則烏折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

則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實社稷也音音夫地廣而不

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修

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

者甚厚然不為重質之厚賂之故改節而為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厚將卒奮擊誅滅

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十獲一乎夫君子所慮眾人疑焉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固有

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衍行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在今雁門郡一名西

邊防

山陲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

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郡今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為內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

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

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穀塞而亡於

諸侯晉有太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太山巨海而脇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鄣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

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

用子胥修德無極其眾則句踐不免為藩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事器無銀黃絲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

采裙褱曲襟之制觀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制織繡雜純之作事省而

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短戟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

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池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自從嫚於

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易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

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驗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非一朝爾

大夫詞屈不能對壺衍鞬單于既立孤鹿姑之子諷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

思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戰死安生得亦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

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復希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

彌願發國中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